

Denkwege der
Philosophiegeschichte

哲学史思路

穿越两千年的欧洲思想史

[德] 马丁·摩根史特恩 罗伯特·齐默尔 著 唐陈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Denkwege der
Philosophiegeschichte

哲学史思路

穿越两千年的欧洲思想史

[德] 马丁·摩根史特恩 罗伯特·齐默尔 著 唐陈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史思路:穿越两千年的欧洲思想史/[德]摩根史特恩,

[德]齐默尔著;唐陈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ISBN 7-300-07413-8

I. 哲…

II. ①摩…②齐…③唐…

III. 思想史—研究—欧洲

IV. B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1837 号



哲学史思路——穿越两千年的欧洲思想史

[德]马丁·摩根史特恩 [德]罗伯特·齐默尔 著

唐陈 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发行热线:010-82503022

编辑热线:010-82503013

网 址 <http://www.longlongbook.com>(朗朗书房网)

<http://www.crup.com.cn>(人大出版社网)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瑞哲印刷厂

规 格 150 mm×229 mm 16 开本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张 23 插页 3 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01 000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Title of the original German edition:
Author: Martin Morgenstern, Robert Zimmer
Title: Denkwege der Philosophiegeschichte

Copyright © 2003 Patmos Verlag GmbH & Co. KG
Artemis & Winkler Verlag, Duesseldorf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6

序言

我们是走在一条以解答一切问题为终点的道路上吗？

——关于哲学史思辨之路及其进步轨迹的思考

每个人都有理由向哲学提出一个问题，即“怎样才能解答一切问题”。因为在希腊，“哲学家”一词的本义是“智能的朋友”。西方哲学已经有大约两千五百年的历史了，无数睿智的哲学家对这一段历史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他们前赴后继，对真理孜孜以求，但是，在“解答一切问题”的道路上，他们真的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吗？

哲学致力于研究智能和知识的问题，它不是漫无目的的。一些关键性的疑问和需要解决的问题都有迹可循，指向某一个确定的方向，使哲学沿着一定的“轨道”前进。希腊早期哲学家观察到璀璨的星空和潮汐的涨落，不禁提出了宇宙起源及其规律的问题，这就为欧洲的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勾画出了轮廓。对于这样一条探索之路，希腊人使用了“方法论”这个概念。因为，一旦走上这条哲学之路，一切都跟发现问题、解答问题的方法息息相关。西方哲学史就走上了这样一条思辨之路，不断地产生、延伸、中断和改道，一脉相承，无休无止。

在这个过程中，哲学家们找到通向“解答一切问题”这个终点的正确道路了吗？也就是说，在哲学史上，是否真正存在这样一条进步之路？或者，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呕心沥血、前赴后

继,难道他们都是在徒劳地企图解决根本解决不了的问题吗?

在哲学领域根本就没有进步可言,这种观点即使在今天也大受欢迎,为许多人所津津乐道。在吸收前辈学说精华的基础上,后代的思想家会“驳倒”或“击败”前辈,进而在知识的道路上脚踏实地地迈进,对哲学持悲观态度的人认为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即使否认在哲学领域中会有所进步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人类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即把世界描绘成一幅可以想象和理解的画面,以满足精神上的需要。不过,他们同时宣称,一切哲学上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话,那么,研究哲学问题的人无疑有唯美甚至吹毛求疵的怪癖,而我们则像是一群愚蠢的观众,看着一出荒谬的戏剧,在戏剧中,西西弗斯(Sisyphus)在地狱里推着一块岩石上山,当岩石推至山顶时又滚下,于是重新再推,如此循环不息,在这种徒劳的努力每一次都功败垂成之后,我们的希望也随之幻灭了。

在哲学领域,如果说我们只是原地踏步或绕圈子,这其实是不可能的。经过对知识不懈的追求,我们不可能还停留在两千五百年前希腊的哲学程度上。柏拉图(Plato)认为,整个可以感知的世界都是按照一种永恒的“理念”(即“世界模型”)预先设定好的——现代哲学对此早就不以为然了。他还创建了一种“公正的国家”的理论,把人划分成三个永不改变的社会等级,受到哲学家阶层的统治——这种观念同样已经被现代人摈弃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古典哲学家就毫无价值、不值一提。柏拉图“理念学说”之类的理论建立在想象的基础上,许多概念晦涩难懂,与我们对具体事物的理

解大相径庭，对此，我们用一般的概念加以解释，使其通俗易懂。不过，对概念含义的理解参差不齐，这至今仍然是哲学领域中一个重要的问题。为“公正的国家”制定一个标准，这是柏拉图深为关切的事情，但是，“公正的国家”这个概念太抽象，对它同样存在不同的理解。希腊思想家首开先河，最先涉足“对世界进行自由而理智的思考”这个领域，他们在哲学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为后人积累了探索哲学问题的宝贵经验；现代哲学家还在这张哲学地图上，沿着前人指明的方向执著地摸索、前进。哲学史并不是由各个时代不同的思想家及其理论简单地连缀而成，而是一脉相承、不断取得进步的历史，其最终目标是完美、妥善地解答一切问题。

在哲学领域没有任何进步，这种观点之所以形成，通常是因为人们拿哲学与科学的发展进行比较。对科学进步的方式，人们有见仁见智的看法，有人认为它是笔直地向前发展，也有人认为它的发展是跳跃式的；但是，有一点显而易见，毫无疑问，现代科学涉足的领域愈来愈广，也揭示了自然和宇宙中更多的奥秘。从欧洲发展起来的科学研究方法在全世界得到推广，使我们能够描绘星系的运行规律，译出生物的遗传密码并加以分类，诸如此类的成就不胜枚举。我们认为，现代的科学理论比以前的更优越，因为它能够对世界作出更客观的解释，同时也因为它能够对愈来愈多领域中的自然现象作出精确的预测。同样地，高度发展的现代科技也成为直观的证据，这至少能够说明，它们的科学理论距离真理已经愈来愈近了。知识的进步直接导致科技的突飞猛进，这种进步有目共睹、不容置疑。

当然,这种一目了然的进步在哲学领域是不存在的,因为科学可以借由解释和预测自然现象,给人留下直接的印象,让人们凭经验就能体会到,而哲学对此却无能为力。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一旦找到源自实践的研究方法,许多人类知识的领域就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科学。在现代,首先从哲学中独立出来的科学是天文学和物理学,接着是化学和生物学,最后是当代的社会学和心理学。

哲学研究的课题与科学领域尚未解决的问题并不完全一致,尽管如此,同 20 世纪最重要的科学理论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一样,我们认为,哲学与科学有一个根本的共同点,它们的原动力都是一种批判的精神。科学家首先提出一种假说,接着进行批判性的研究,对这种假说加以验证和改善;同样地,哲学的进步也是建立在对各种理论进行批判和自我批判的基础上。也就是说,首先尽可能清晰地阐述自己的哲学观点,接着对它加以批判性研究,然后通过实践来验证、改善它。

在每一次取得重大进步的同时,科学与哲学还有一个共同点。科学的进步让我们对现实世界有更多的了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在理解世界时遇到的问题就相对减少了。相反地,随着科学的进步,我们踏入了更广泛的领域,同时,更多的问题也应运而生。比如,在自然科学领域里,刚开始我们还致力于研究原子结构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一旦水落石出,我们又不得不着手解决基本粒子结构的问题了。科学的进步并不仅仅是拓展知识面的过程,正如波普尔所强调的那样,它还是一个不断深入研究问题的过程。

在哲学领域,同样存在这样一个深入研究问题的过程。举

例来说,在哲学领域中受到广泛争论的,是有关“先天性知识”的问题:是否有先于经验或不依靠经验而存在的知识。这种“先天性知识”中最典型的例子,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因果关系说”。这种学说认为,世界上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有其原因和必然性;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毋庸置疑的。笛卡儿(Descartes)在他的理论中提出“天生的观念”这个概念,同样也引发人们激烈的讨论。随着讨论的深入,我们愈来愈清楚地意识到: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每一个“先天性的知识”中,往往隐藏着许多相互独立的问题,各人见仁见智,自然会得出不同的答案,要得到一个绝对正确的答案是徒劳的,也没有任何价值可言。例如,对于某些观念是否是天生的这个问题,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它是有科学根据的,因为有些信息会经由遗传基因代代相传。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知道,离开了经验(实践),一切思想和理论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根本就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发现在“先天性的知识”中隐藏着不同问题,这本身就是哲学的一个进步——至于要对这个问题进行什么辩驳,以及得出什么结论,都已经不重要了。

柏拉图的政治哲学理论中有一个核心问题,是想建立一个“理想的国度”,这也引起了批判性的讨论。柏拉图生活在一个充斥着市民战争和大变革的历史时期,他迫切地想要创立一种国家理论,在这样的国家里,政治统治者的权威不容受到任何怀疑和攻击;柏拉图把统治者的公正与国家的稳定等同起来。17世纪英国的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认识到,只有让市民参与国家的统治,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否则就会一再出现革命和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因此,他认为,应该把国家

建立在与所有市民达成契约的基础上。在这个理论上,他第一次提出了国家应该得到市民认可的观点,不过,霍布斯还是认为,统治者的权威至高无上。自从启蒙运动以来,政治哲学家逐渐发现,如果给予市民批判性地参与国家决策的自由,对一个国家的稳定和权威最为有利。“公正的国家”这个概念因而得到不断的深化,现在所谈的已经不再是纯粹的稳定,而是实现民主可能性的问题了。

讨论像“真理的可知性”这样的传统问题,或者探索为大众普遍接受的伦理道德的标准,在处理这些问题时该何去何从,我们比古代思想家知道得更清楚。在哲学思考中存在哪些歧路和死胡同,我们也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不至于重蹈覆辙。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伦理道德往往是泛泛而谈,而具体的情况却千差万别,如果一概而论,难免会失之偏颇。因此,我们应该针对具体的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否则就会犯下教条主义的错误。

与科学的进步相比较,哲学的进步可能显得缓慢而令人难以觉察。尽管如此,哲学还是沿着一定的轨迹脚踏实地地前进。为了接近真理,在思考哲学问题时,应该沿着什么样的道路前进?还有,哪些论证是切实可靠的,可以指引我们走上正轨;哪些论证是谬误的,只会使我们误入歧途?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已经比古人知道得更清楚了。

就像科学一样,我们在哲学领域还没有找到最后的真理,我们还必须与谬误进行不懈的斗争。如果把哲学领域比喻成一张地图,再把从古至今的哲学思想加以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一条清晰的发展之路。但是,即使是在最新的哲学地图上,也

还有许多我们未曾涉足的空白领域，很可能还有未被发现的新大陆。事实证明，在这张地图上，有许多条道路是行不通的，只会把我们带入死胡同，哲学家对此进行整理和阐述，告诫大家不要重蹈覆辙。但是，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还会遇到更多的歧路和死胡同，失败乃成功之母，要找到正确的道路，走点弯路也是在所难免的。哲学思想的进步之路坚实而漫长，它的发展极为缓慢，不像快车风驰电掣，也不像飞机一日千里。但是，无论如何，哲学都有其明晰的进步轨迹。正是这条道路的存在，让我们看到了希望，能够继续探讨哲学问题。否则，我们很可能迷失方向，失去在哲学道路上继续前进的勇气。

把哲学史看成一部“问题史”，这种观点已经不新颖了，它的代表人物是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新康德派”，这一群德国哲学家试图将康德(Immanuel Kant)的哲学理论加以改善。为此，威廉·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在 1981 年出版的名著《哲学史教程》上加的一个副标题是“问题和概念的历史”。十七年之后，尼考莱·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把哲学史解释为“一部问题的历史”。哈特曼认为问题是“轨道”，哲学则在这一条轨道上运行。哲学史可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历史”，研究过去的哲学问题，并不仅仅是对资料进行简单的搜集和整理，我们所做的是追本溯源的工作，以便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辨明前进的方向。因为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所有重要哲学问题的根源，都在哲学史之中。

本书也是围绕着哲学史是一部“问题史”这个中心而完成的，它的轨道是一条思辨之路，在这条道路上，从古至今哲学上重要的问题被顺其自然地提出来，并得到中肯的阐释。哲学思

想的深化或变迁,成为这条道路上重要的驿站,我们进行了重点的介绍。在章节中,穿插了一些在哲学史中占重要地位的伟大思想家的简介。在附录的年表中,按时间顺序列举了重要作家、作品以及历史事件。怎样才能解答一切问题?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们只能说:这就像一张地图,循着不同的路线,你就会到达不同的目的地。很多人已经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但是,路途依然漫长,要想到达目的地,我们还需要不懈的努力。

目 录

序言 我们是走在一条以解答一切问题为终点的道路上吗? ——关于哲学史思辨之路及其进步轨迹的思考	(1)
第一章 组成现实世界的基本元素及其存在的规律	(1)
——西方哲学在希腊的起源	
第二章 最好的国家及其宪法	(21)
——政治哲学的起源	
第三章 美好的生活	(36)
——古代伦理学及其在近代伦理道德中的发展	
第四章 上帝、“一”和拯救	(59)
——古代晚期和中世纪早期带有宗教色彩的形而上学	
第五章 教会、国家和拯救的历史	(76)
——从古代晚期到宗教改革的国家和历史哲学	
第六章 理智成为通向信仰的桥梁	(96)
——经院哲学的形而上学	
第七章 人类知识的来源、可靠性和方法论	(115)
——在近代知识理论中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	
第八章 精神和机械	(136)
——近代哲学中的自然观和人生观	
第九章 社会契约	(153)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政治哲学	

第十章 哲学家的上帝	(172)
——近代哲学对理性宗教的赞成和反对	
第十一章 理性和非理性的世界观	(193)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期德国唯心主义和 对理论哲学的批判	
第十二章 革命、自然、人	(215)
——现代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	
第十三章 意识、生活方式和理性	(232)
——现代欧洲大陆的知识理论、人类学和文化哲学	
第十四章 语言、科学、世界	(255)
——作为语言理论和科学理论的现代经验主义	
第十五章 艺术的特征	(279)
——启蒙运动以来哲学中的美学问题	
第十六章 道德的基础	(297)
——从启蒙运动到现代的伦理学	
第十七章 自由和社会公正	(318)
——19—20 世纪的政治哲学	
附录 哲学史年表	(340)

第一章

组成现实世界的基本元素及其存在的规律

——西方哲学在希腊的起源

哲学的起源

在希腊的上古时期,人类对世界的看法都是由神话来决定的。对神、英雄或非凡事件的描述,使世界的产生及其秩序、人类的本质以及民族的习俗,变得能够让人理解。这些神话故事经由风俗习惯而深入人心,同时,因为它们鲜明而生动,激发起人们丰富的想象力和强烈的情感。不过,在不同民族和文化背景的人们和睦相处的地方,由于思想和文化得到广泛的交流,神话的地位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因为不同民族对世界的看法各有千秋,经过比较就会发现,自己对世界的看法未必就那么正确、那么理所当然。首先,在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人们开始了批判性的思考,他们不再依靠传统或权威,而是凭借经验和理智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并力争让每个人对这些答案都能够理解。对事物进行理性的解释,依靠的不再是超自然的力量或神的启示,它们的基础是单纯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根本事物,比如各种不同的力、万事万物的起因或自然规律。在对世界进行理性解释的基础上,哲学诞生了。

从盲目地相信神话,到富有批判性的理性思考,这个转变过程首先在公元前6世纪希腊的殖民地小亚细亚发生,其地理位置在现在土耳其的西海岸。像米勒特、以弗所这样的城市成为经济贸易的中心,来自不同地区的人们在这些城市里聚集。吕底亚(Lydia,古小亚细亚王国)、腓尼基(Phoenician,叙利亚西部濒地中海的古国)、巴比伦(Babylon,位于亚洲西南部),以及埃及的文化,在这些地方得到了充分的交流,这开阔了希腊人的视野,让他们认识到自己文化的特征及其不足,进而引发了批判性的思考。在希波战争(公元前500—前479年)之后,雅典也成为重要的经济贸易中心,同时,它也成为重要的哲学之都。

有关组成现实世界基本元素的问题

希腊哲学起源于对世界基本规律或起源(希腊语 arché,“起源”的意思)的探讨。随着探讨的深入,这个问题逐渐分离成两个问题,即有关“组成现实世界的基本元素”以及“决定其存在形式的规律”的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探讨,奠定了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的基础。希腊思想家(即所谓的前苏格拉底学派)思考哲学问题的起点是“万事万物的形成及其消亡”,例如季节的更替,以及生物的生长和死亡。面对不停变化的自然现象,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使这种变化得以实现?他们认为,尽管万事万物生生不息,处于不停的运动变化之中,但是,组成它们的基本物质是一种或几种永远不会改变的元素——这是他们思考这个问题的出发点。在回答这个有关“基本元

素”的问题时，泰勒斯（Thales，公元前 625—前 545）和阿那克西米尼（Anaximenes，公元前 585—前 525）首开先河，他们认为，像水或空气这类最重要的物质，是组成万物的基本元素。但是，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公元前 611—前 549）认为这种解释不尽如人意，是有缺陷的。他反驳说，从自然界找到的元素各不相同，因此是“不确定”、“不可界定”的。所以，他称这种所谓的基本元素为“不可界定”。

毕达哥拉斯用数学的方法解释现实世界存在的规律

对“组成万物的基本元素”的解释太过抽象而不尽如人意，在一个时期中，人们自然回头重新关注现实世界存在规律的问题。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公元前 580—前 500）在回答这个问题时独辟蹊径，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直到今天，人们还把他视为优秀的数学家。通过对颤动琴弦的研究，他发现音阶的音级遵从一定数字比例的规律。毕达哥拉斯将这个发现推而广之，认为数字是现实世界存在的规律，也就是说，现实世界是以数学的方式存在的。在研究行星之间的距离时，毕达哥拉斯也找到这种数学上的规律，他称之为“天体之间的和谐”（“天体音乐”）。现实世界是按照数学的规律运转的，毕达哥拉斯和他的弟子将这个思想与宗教神话思想（特别是东方宗教有关“灵魂轮回”的理论）结合起来。这种把数学、形而上学以及宗教结合起来的理论，打上了毕达哥拉斯的烙印。首先，它对柏拉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